

蘇俄經濟現狀

李 一 氓

關於蘇俄的書，部門的，或是整個的，正反兩面，都同樣的太多。這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 Varga 關於蘇俄現狀的報告，我不過加以剪裁及潤色，以成為現在的形式。

一、

管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而且加以更大的發展，蘇俄證實了無產階級的這個能力。近年來蘇俄經濟建設的成績，其迅疾簡直出於列寧意料之外。列寧以為像俄國這樣窮困的國家，其大產業之復興，非有十年不可，或者還要更久也說不定，其實蘇俄今年才建國十一週年呢。目前蘇俄的經濟發展，已躋於戰前了。

為表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寫上幾行數目字吧：

農業生產產品產額 工業生產產品產額

（以一百萬盧布為單位）

1924—25	10,300	5,000
1925—26	12,300	6,900
1926—27	12,800	7,600
1927—28		8,900
1928—29	13,200	

雖然在數目字上是增進的，但是以年增加率的百分數而論，則顯出低落之象。如農業生產品之輸出增加率1925為19%，則1926為4%，1927為3%，而工業則1925為39%，1926為14%，1927為13.4%。但這是沒有辦法的，舊俄國的資本主義的遺產太少了。

然而這也不能使蘇俄的建設者悲觀的。蘇俄的經濟發展率實在是迅速，以1921年為指數基年，則蘇俄的大麥的出產指數為365，而美國為107，英國為76，德國為112；小麥的出產亦是相同的。

但是也恐怕不正確吧，因為是蘇俄自己的統計，那嗎我們求之於國際聯盟的統計如何？——我們貴國人是頂相信這個分贓機關的，大家都說國際聯盟是主持正義（帝國主義的正義）的機關呢！

以1913年（大戰前一年）為指數基年，即是以1913年為100，1926年的歐洲（蘇俄除外）生產額遂為95，即是較戰前減少5%。但是包括蘇俄在內，則1926年的歐洲生產額遂為100即是加入蘇俄的生產則增加5%。這個數目字，千真萬確的是國一際一聯一盟的統計寫出來的，總該不至騙你們吧，既然你們相信牠。

蘇俄經濟復興的事實，我們既不能否認（其實我們貴國人專於否認事實的，尤以有槍階級為甚），但是我們要記着蘇俄的復興，沒

有靠外來的借款，而是自己的努力。德國，波蘭，意大利等等國的復興，都是從美國借得大批外債。好罷，我們貴國似乎也要復興(?)，或者換個名詞稱之曰建設(?)了，但是自己的努力在甚麼地方，沒有人知道，汽車大王福特的投資（好一個經濟侵略的名詞！）倒是很時髦的建設(?)方案呢。回到本題。蘇俄也借得有外債，但與德國比較起來就微乎其微了。蘇俄借了幾百萬盧布，德國就借下一百萬萬馬克，同時蘇俄的人口兩倍於德國的人口。

蘇俄經濟，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中，復興起來，而且發展的範圍，超過戰前，發展的速率，凌駕西歐，這不是一件頂可注意的事嗎！

上面講蘇俄經濟發展率的降低是由生產機關的不足，所以近幾年來，都專力於此。但是增生產機關的前提，必需有財富的集中，而革命時是把財富損失了一部分的。那嗎我們看看他增加的財富。產業之社會主義部分，以生產生產工具，獲利九十五萬萬盧布，原料及製造品之生產，獲利三十五萬萬盧布，合共獲利一百三十萬萬盧布。列寧在獲利二千萬盧布之一年，已經大喜過望，以今視昔，不知其地下之狂喜又何如。但是還要附一句，其中農民與私人產業所堆蓄之財富，並未計入。

同時工人的收入，亦有增漲。1924年每工人之平均年入為507盧布，而現在為669盧布。城市工人之平均年入由572盧布增至843盧布。過去四年的物價標準，很多變動，如預算表指數，即零售物價指數，在過去四年中為1.86，而現在為1.93。國入由一百五十六萬萬盧布增加到二百四十萬盧布，即是四年中增加了60%。

一般好況中的增殖，反映一般人民的社會條件之進步。第一就是人口自身之增加，蘇俄的生殖率是世界中最高的了，45%，過去四年中增加三百萬人口，雖然蘇俄沒有禁止節制生育的律例，但是蘇俄卻禦防死亡的方法——衛生事業的大擴展，所以同時降低死亡率。1911—1913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九，在1926年就只千分之二十一。四。衛生事業的進步，證明整個蘇俄的成功。

二.

事實上，蘇俄的物質進步，我們不容否認了，但這有甚麼關係，歐美各國都有物質的進步，我們又何所厚於蘇俄。文化上亦然，難道我們略去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的進步嗎？我們所欲知者，為蘇俄既以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相標榜，則其物質的進步，是否趨向着社會主義的鵠的——以主義相標榜者，正大有人，亦大有其國，我們亦欲同樣的問一聲，彼竟究成就如何？

要決定蘇俄的進步的方向，我們就要先知道甚麼程度的發展才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我們知道蘇俄的經濟生活是兩部分構成的，一種社會主義部分，（這當然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拒絕的），一種私人部分（這不消說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歡迎的了）。蘇俄經濟的發展路線，以其為社會主義的故，所以就在於置私人經濟部分於社會主義經濟部分的勢力之下。這一種努力，幸好沒有失敗，尚不至貽笑大方，所以我今天也還有數目字可抄，以證實努力的成功。

1924年，蘇俄社會主義經濟部分所雇用的勞動者約80%，現在

的百分數是81。1924年，蘇俄全國生產（包括農業生產）之社會主義部分占30%，現在的百分數是40。1924—1925年，新投資的44%是社會主義的投資，現在的百分數是65。

我們來將生產額作一個絕對數目字的統計：（以百萬盧布為單位）

	1924—25	1927—28	增加之百分比
社會主義生產額	4,200	8,200	100%
私人資本生產額	11,000	13,800	20%

整個的生產是進展的很迅速，而社會主義部分的生產就進展的更迅速。

同樣的情形，可以在商業中看出來，1921—1922年有合作社兩萬所，現在有七萬八千所；合作社的社員由七百萬增加到一千八百萬。私人營業，遂多以此逐出於商品流通的範圍之外。

另一進步是土地的產業化。蘇俄以一大農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即世界產業國家的包圍中，自己的加大產業化，乃是必要的。在這方面，我們可以作一個工農業生產的比較，證明產業化的相對的進展：

	農業生產	工業生產
1924—25	67.6%	32.4%
1927—28	59.8%	40.2%

這就是證明兩三年間，工業生產增加了8.2%，而農業生產減低（這並不是說農業生產品自身減少生產了，是說與工業生產的比

較上，農業生產的百分數降低了。)7·8%了。同時關於工業生產中，生產工具的生產與消費品的生產，其比較也前者較發達於後者。我們看投資數目，就可以知道：1926—1927年，生產工具的生產部門之投資為877,000,000盧布，而消費品的生產部門之投資僅為278,000,000盧布。拿這個數目來比較，前者為後者之三倍強，但現在只是可以估計為四倍了。

關於兩者之生產的比較，我們也可以造一個百分數：

	消費品的生產	生產工具的生產
1924—25	58·4%	41·6%
1927—28	45%	55%

這就是蘇俄向社會主義，向產業化，向農業國入於工農業國之轉換的發展路線。

不知讀者對於我們貴國的感想如何？

三.

蘇俄建國後，其經濟階級的分析，照列寧是分為五種：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家庭生產。現在這五種分法，還是繼續有效，但是欲以外資的形式來發展產業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最落後的生產方法的家庭生產，兩者現在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大體上我們不妨只定為社會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三種。在階級上，相應的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城市小資本階級（小商品生產的階級），資本案

階級（私人資本主義的階級）。

那嗎，我們來把三者分別的考察一下：

● 無產階級

勞動者的生活狀態，是非常進步的，我們可以作一個真實工錢指數比較表，來證明這一點。指數基年自然照例大戰前一年的1913。

蘇俄	美國	英國	德國	
			精工	粗工
134	130	103	103	93

以工作時間而論，在1926年已經採用七小時制；平均的工作時間大概是7½小時，而戰前為9½小時。其他，如礦工則採用六小時制，每年有兩星期之休假，這些都可以說明勞動者生活狀態的改善。然而——讓我插一句閒文——中國的勞動的口號，是“要求八小時制”，這未免過激了，最好是甚麼棉紗大王，麪粉大王（可惜沒有粉麵親王）的口號，“厲行十二小時制”！

但是，在蘇俄不是沒有掠奪的事情，有一種家庭工業制度叫做‘Kustars’，事實上是資本家設立的，但外觀上是獨立生產者，所以既不能為工會的會員，也不受勞動法的保護。這樣的勞動者大概有十萬人。農業上，也有富農掠奪農業勞動者的事情。蘇俄有兩百萬農業勞動者，但是我們將要說，只有不滿六十萬人加入工會組織。組織工作的困難，就在於蘇俄幅員的過於遼闊；這些勞動者都分散於八十萬個農村中，所以就無從着手了。

b 農民

要講蘇俄農民生活狀態，我們就要說到一般經濟學者對蘇俄農民之理論。他們以為蘇俄的無產階級是農民的寄生者，即是工人掠奪農民。但是從國家產業設計委員會的統計上，證明這是“無稽之談”。革命後農民從大地主得七千五百俄畝的土地，再從富農得六千五百萬俄畝的土地，合共一萬四千萬俄畝。以戰前的地價而論，即值二百萬萬盧布；由這個土地，每年約可收進十萬萬金盧布。這就是工農聯盟之農民所得者。

假如工人掠奪農民，則這個聯盟就不能再維持下去，而且農民已滿於目前的所得，農民更需要多的所得，才能維持這個聯盟了。戰前，即是在未革命以前，沙皇統治的俄國，農民應當繳納地稅，租價，抵押品，利息等；還有其他行政稅。

讓我們來寫下幾行數目字，以資比較，看究竟蘇俄農民之受的掠奪如何：

	革命前	現在	(以年計)
	(以百萬金盧布爲單位)		
地稅	500	236	
租價	314	——	
利息	100	——	
其他	100	——	
合計	1,014	236	

這就是農民在蘇俄政府之下，每年少付出將近八萬金盧布。一般經濟學者之所認爲然，不知是甚麼解釋。但是俄國目前至少是不能不建設的，農民以“Scissors”的形式，當然要輸送部分一部分財富。所謂“Scissors”，就是工業生產品的價格高於農業生產品的價格。但這種情形是戰後全世界的一般情形。而且蘇俄的經濟關係還有私人資本主義，小生產者等的存在，社會主義經濟部分的工業品，假如要以過高的價格以吸取農民的財富，則豈不是給私人資本主義及小生產以擴張的機會嗎？所以讓一步說，就不免有掠奪，然其掠奪的程度，也就很小很小了。以觀沙皇時代如何？以觀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掠奪一般農民又如何？

至於有人說蘇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農民專政，則與前者是同樣的錯誤，工人既未掠奪農民，而農民亦未專政，這是我們在這裏的結論。

○ 農村分化的進程

我們從農民的分化，是特指在新經濟政策下進行於蘇聯經濟中的分化。列寧指明以自由貿易及小經濟爲基礎之新經濟政策，不免引致資本主義的興起，但導之於相當範圍內的發展而在蘇維埃經濟復興之後，立刻移去其資本主義的質素，這是蘇俄無產階級的責任。因爲蘇俄禁止土地的賣買，以分析資本主義國家農民分化的方法，在這裏就不適用。但農民使用土地的大小是存在的，所以我們轉錄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報告如下：

一百農家	1922	1926
全無土地.....	4.1	4.5
有四畝者.....	81.0	67.0
有八畝者.....	13.0	23.0
有13畝者.....	1.4	5.2
13畝上者.....	0.2	0.8

還有一個農場分配的統計可用：(全俄農場為25,000,000)

貧農.....	8,000,000
中農.....	16,000,000
富農.....	1,000,000

關於農村人口的分類，不如城市人口之分類容易，一個資本家，一個勞動者，是很顯然的。農民則有欲稱之為貧農，則較貧農富，欲稱之為中農，則又較中農貧，這類情形，所以關於蘇俄富農的百分數，就有許多樣統計，但是把富農定義為農業的掠奪者的時候，則百分之二的數目，是近似正確的。

那嗎，富農的掠奪是經過如何的形式呢？

農業生產的一般條件是土地，工具，勞動力三種。革命後的貧農得了土地，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工具在何方；中農有了土地，自己也還可出勞動力，但是工具是竄敗為不可用矣。這就是富農掠奪貧農，中農的機會了。貧農（或中農）就以勞動力，或貨幣，或農業生產品的這些代價，向富農租用工具。可是，蘇俄是保護貧農壓制富農的蘇俄。國家就想法分給貧農以穀種，以賒式賣給他們生產工

具，以集體方法組織他們，等等。但是，這個依然不能得完滿的解決，社會主義經濟部分的窮困，實在沒有更大的力量向這方面進攻了。蘇俄未開墾的農業富源還很大很大，只要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是無量的進步，則農民生計的增進，是可保證的。

d 城市資產階級分子

蘇俄私人資本的生產，有12%，雇用的勞動者，有17%，得到的利潤，約每年75,000,000盧布。他們有他們一貫的政策，他們的政策就是建設商品之生產與流通的平行於社會主義經濟之私人經濟制度。他們的生產方法，是從富農購得原料，交與家庭勞動者，得到商品，賣給農民。他們的利潤很大，他們的野心不小。蘇俄曾經規定鐵路不准運輸私人販賣的糧食，但是他們以小船小車等建築起他們的小規模的運輸制度。即此可知。

自然不能抹煞他們在經濟中構成的地位，但以資產階級總體來說，是瓦解了的，所以他們的力量，無論如何只有日趨微弱的一途。他們在經濟構成的地位，就是蘇俄還不能完全把城市與鄉村的商品交換，歸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掌握，就是他們還有補助社會主義在交換任務上的缺點的作用。只要社會主義經濟發達，則他們的作用，自然就消失了。

綜上所言，無產階級是蘇俄現政府的基礎，貧農亦有同樣的任務。中農是無產階級的聯盟者，其聯盟的關係須以聯盟的條件而定。富農與私人資本家為蘇俄之反對者。於是舉足重輕之勢，就在

中農一身，牠與蘇俄聯盟，那就沒有問題，牠傾向資產階級社會層（富農與私人資本家），那就是蘇俄的危險了。

四.

我們考察蘇聯的經驗，我們第一就知道蘇俄經濟之異於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的，是“設計經濟”（Planned Economy）。現在的蘇俄，還有私人資本的存在，不是純粹社會主義的國家，則單純的經濟設計是不能夠的。現在蘇俄的經濟設計大概有三種方法。一，預測（Foresight）。這是資本主義所經常用的方法，大的資本主義托辣斯，都附設“預測局”來管理預測事務。二，規劃（Regulation）。這就是純粹的社會主義設計，凡是蘇俄國家管理的經濟機關，都按照生產與流通的需要，通盤籌算。三，影響設計（Influencing Plan）。對於私人資本的企業，都採用這個方法。例如需要某種貨物，國家立刻增高某種貨物的價格，則私人資本的企業都來生產這種貨物了。反之，也可以防止某商品的過量生產。

但是，設計經濟的具體目的在那裏？籠統的說一句，設計經濟的具體目的在於使蘇俄之國家經濟入於社會主義的前途。第一，牠維持生產工具生產與消費品生產的平衡。第二，牠維持流通中商品價值與流通中貨幣總額的平衡。第三，牠維持對外貿易之進口與出口的平衡。但平衡只是比例的平衡，並不是說相等，寧肯說是相稱。設計事項並不是臨時定下一月半月的計劃，而是至少要有五年十年的計劃。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況要定下好的計劃。所以蘇

俄也有像經濟危機的現象發生，不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是過量生產(Over-production)，而蘇俄是生產不足(Under-Production)罷了。

所以關於這一點，蘇俄有許多經濟現象，如失業，如上學之富農掠奪貧農等，都是因為生產工具的生產不足，限制了蘇俄經濟的發展。這一點我們是要明白的。

五。

蘇俄經濟的大概，已經如上所說。但是牠的進行也不是順利的，可是不是恐慌的，牠有許多的困難，我們不能否認，至於說蘇俄經濟的恐慌，則上面的敘述，沒有給我們一個恐慌的印象，有之，那就依然是生產不足了。

困難最大的要算是糧食的困難了。一般的原因，自然蘇俄農業發展的落後。糧食的生產還低於戰前百分之五，而同時人口的增加高於戰前百分之六或七。所以在純粹的數學立場上，糧食的生產與消費的人數，其間的差別是百分之十一或十二。而尋求農業落後的原因，則大概屬於農民文化程度的低下，小田(Small Land Allotment)耕作制，及生產工具之缺乏等。農民文化程度的低下，致使他們無從應用農業的科學智識。小田耕作制自然不能夠生產堆蓄的農產品；而且更把小田分裂成十個到二十個的小土區(Little Plot of Land)，那情形就更壞了。至於生產工具之缺乏的影響，上面我們已經講明。

同時還有別的特殊原因。農民在工作上自己成爲一獨立的小生產者，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自然就不一定生產糧食。又近年來蘇俄大批的需要所謂工藝的收穫如棉花之類，農民就皆趨於此種生產的種植，也就影響到糧食生產的減少。又因爲蘇俄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許多農民脫離田間生活，投到城市來，即有存糧，亦不急圖消售，因爲可以從別方面得到生活的要素。還有就是富農的居奇了，據調查有百分之二十的剩餘糧食在富農的手中。

救濟的方法是在改組已經存在的蘇維埃農場及建立大的國家農場。要以社會主義的大量生產才能克服私人經濟的搗亂行動。這個工作已經開始着手了。

其他關於工業生產品之昂貴及對外貿易（包括進出口）之消沉，亦頗引人注意，甚至於有因此非難社會主義管理之惡劣者。但是這兩種現象不是沒有理由可以說明的，是有理由可以說明的。關於生產品之昂貴，大概可以用工作時間的減少，工錢的增加，原料的昂貴等來作說明。因爲生產成本高了，生產的價格就不得不隨之而高，而且究竟比歐美生產品亦高得有限。至於對外貿易的消沉，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區別。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並不因爲他的某種生產品有了消費的剩餘，要輸出外國去，交換國內缺乏的某種出產品。而是因爲資本家要獲利，“獲利”，這是歐美各國的對外貿易之所以旺盛的主要推進力。蘇俄的進出口當然以國內的需要及消費的剩餘爲前提，所以對外貿易減至戰前之三分之一，這是沒有甚麼稀奇的。

還有一種困難是工業技術人才的缺乏。錫鐵案(Shakhty Case)是震駭俄國政界的大案件了。蘇俄因為沒有優良的工程人員，不能不借用楚材，而 Shakhty 礦區的外國工程師就在那裏製造反對蘇俄的把戲。但是蘇俄的共產黨員罷，又很少工業人才，以前的工業人才一半死於戰役，一半現在都另有高就，連勞動者中的精工都很少了。而且工業人才不是一刻所能造就的，學校裏剛畢業出來的學生，他有了工程的智識，但是他缺乏工程的經驗。我們知道工程經驗是比工程學識重要的，而且經驗的休養，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工業人才的缺乏，這是蘇俄現在的產業建設之最感困難的了。

還有更大的困難，就是四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了。這種困難只能以政治手腕來謀解決，超出於本文範圍之外，恕不詳及。

六.

我想在此地結束了。蘇俄經濟的概略，至少已叙出一個觀念的模型，更詳細的是為這篇短文所不能。

不過我還要附上一點事實，就是蘇俄已經設計了一個五年經濟的計劃。照這個計劃無防碍的進行下去，結果可以預測的是：

工業生產增加122%

生產工具生產增加142%

消費品生產增加109%

普通工錢增加30—40%

真實工錢增加50%

農業生產增加50—40%

.....

.....

十月二十八日

最後，這階級通過了全盛期之後，這階級本身在社會上已成了不必要的東西，於是新興的勢力走了出來。這時，這階級失却了自信，失却了自己的理想，牠的感情亦歸於碎片微塵，從一個密集的队伍而變化到個人主義的砂礫，這時候，這現象亦反映於藝術方面，使藝術底精神之思想與感情萎縮起來，終至發散無餘。於是只殘留着變質到雅加的密是姆（Academism）的一個無精的形式的技巧。不過，這樣的美麗的死骸不久就會解體而消失的，於是藝術家對於形式開始取一種輕率的態度，即追求驚異或特別誇張自己的藝術之某一方面；這就是我們遭遇頹廢的藝術之時代。

——“藝術論”